

关于苏曼殊的“断句”

马 以 君

苏曼殊的“断句”，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引起过不少的争论。首次把苏曼殊的“断句”整理出来的是柳无忌。他在一九二七年初辑印《苏曼殊诗集》时就收了下列的五联——

随缘消岁月，生计老袈裟。
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
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
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
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对于这五联“断句”，柳亚子在同年五月编纂的《苏曼殊全集》（北新本）却全数删去。删去的原因，他在《苏和尚杂谈·曼殊遗诗辨伪》中说得很清楚——

在单行本《苏曼殊诗集》上，本来还有五联“断句”，是从《文学因缘》自序、《燕子龕随笔》及曼殊《书札集》上找出来的。但后来就发现了一个破绽，五联中的“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见于《燕子龕随笔》，我起初以为一定是曼殊的句子了。但罗建业在他的《曼殊研究草稿》里面讲：“大师的绝句，‘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模仿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可惜太深了，真意反为所掩，闇而不明，逊于原作。至于‘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是模仿‘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的，却艳绝绝伦，青出于蓝。”照上面所讲看起来，“山斋”一联，一定不是曼殊的作品了。（看罗君语气，似乎也是陆游所作，但他没有写明白，我手边又没有放翁的集子，不能断定。）其余四联，除“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一联，在《文学因缘》自序上写明是曼殊所做；又，“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

渠”一联，曼殊曾倩人刻在印章上，与“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十四字的印章，凑成一对，有黄晦闻署名的边款，说是“曼殊和尚近句”，可以证明。此外的两联，就很难保证了。所以在《苏曼殊全集》上，我已把此五联一起删除，以清纠葛。好在《文学因缘》自序已编入《文集》，和《书札集》及《随笔》都将在《全集》中次第印行，倘然此四联完全是曼殊所作的，也不算有遗珠之憾。①

柳亚子这样处理是有他的道理的。事实上，在此以后他和柳无忌经手编的《普及版苏曼殊全集》（开华本）、《曼殊大师纪念集》（正风本），都遵循了这一原则，于“诗集”后边再没有另列“断句”一栏。

弄清这几联“断句”，究竟哪些是苏曼殊所作，哪些不是苏曼殊所作，不但有助于准确地处理好作品的归属问题。而且对研究这位清末民初广有影响的文艺家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好处。

从上引柳亚子的话来看，他是主张把这五联“断句”分作三类的。一类是“曼殊所作”（第三、第五联），另一类是“一定不是曼殊的作品”（第四联），还有一类是“很难保证”是否曼殊所作（第一、第二联）。

应该说，柳亚子的分类是科学的。但遗憾的是，他把一联经曼殊点化过而断为不是曼殊的作品，而把一联别人的作品却断为是曼殊的作品。这就是第四联和第五联。

第四联和第五联都是录自《燕子龕随笔》的。第四联所属的全则《随笔》是——

“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
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②

的确，从这则《随笔》的字面上看，是很难判断这一联是不是曼殊作的。我遍查《剑南诗稿》，并没有

发现“山斋”一联的下落，倒是郑逸梅的《南社丛谈·南社杂碎》的一段话给了我启示——

“满钵擎来尽落花”，世误以为苏曼殊句，实则曼殊偶用昔人雪峤《山居》诗也。

原诗云：“村斋一饱乐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

见《广阳杂记》。③

我循着这一线索，翻阅了清·刘献廷（继庄）撰的《广阳杂记》，果然在第二卷上看到这么一段记载——

雪峤《山居》诗云：“不定游方不恋家，下床移步即天涯。无心遇境境偏胜，生眼看山山转佳。头带晓烟行薜荔，身沾残雪卧蒹葭。村斋一饱乐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诗别为一格，清硬极矣。

把“山斋”一联跟雪峤《山居》诗的尾联比较，除上句一、三、四、五几个字有异外，其余的都相同。苏曼殊写“山斋”一联，是否从雪峤的《山居》脱胎出来，不得而知之。不过从他平日喜欢读明、清人的笔记、杂著，以及他终生“经钵飘零”，“尘劳行脚”来看，正好与雪峤的“不定游方不恋家”相吻合，因此有理由说，被他称作“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的“山斋”一联，是从雪峤的那两句诗点化而来的。

诚如柳无忌在《亦诗亦画话曼殊》中指出的，“毫不迟疑的引用前人辞藻”，④是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手法之一。如果不把这一联归属于他，则光是一组十首《本事诗》中的“朱弦休为佳人绝”（出自黄庭坚）、“他年重检石榴裙”（出自武则天）、“任他人作乐中筝”（出自黄损）、以及“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出自李白）、“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出自曹雪芹、张籍）等等，就很难定为他的诗句了。

柳亚子对这一联“断句”的误断，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些人的。黄鸣岐在一九四八年编著的《苏曼殊评传》中，就直捷了当地说，“袈裟”一联是脱胎于陆游“山斋”一联的⑤。罗建业对于柳亚子误解他的话而引出不恰当的结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是一直负疚于心的。他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自香港复在美国的柳无忌的信中就这样说——

“细雨骑驴入剑门”及“满钵擎来尽落花”两句诗，同见于《燕子龕随笔》，前者明为放翁诗，后者未注明出处。先翁

（按：指柳亚子）误将拙稿蒙上串读，故疑心是放翁句。后来黄鸣岐《评传》更坐实是放翁之诗了。这重公案由我而起，真是不该。⑥

可见，弄清这联“断句”的出处和归属，同时也是“始作俑者”的心愿。如今这位被柳亚子誉为苏曼殊研究的“干将”罗建业逝世快两年了，曾经受他教诲过的我就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告慰他在天之灵吧！

第五联所属的全则《随笔》是——

余尝托晦闻借如家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燕君谓我结习未忘。燕君者，通州沈一梅，方正之士也，肄业美国惠斯康新大学。

对于这一联的真伪问题，最近，林辰在《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中指出它“不是曼殊的佚句”是正确的，但他却说“在明清人的笔记或诗话中见过”，就可能是错记了。这联“断句”，确非苏曼殊所作，它出自明人通俗小说《封神演义》。这点，杨绛云早在一九三六年就作过考证。他在《曼殊诗出〈封神榜〉考》一文中指出——

“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一联，亚子以为有诗印，又有黄晦闻的边款，一定是曼殊的作品了。孰知此一联却出于《封神榜》第十九回《伯邑考进贡赎罪，中有云：“且说（苏）姐已深恨：‘这等匹夫，轻人如此！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反被他羞辱一场。管教你粉骨碎身，方消吾恨！’姐已只得陪纣王安寝。……”仅有一字之不同（原文“托”字，曼殊改为“问”或“向”），可见，曼殊系取之于《封神榜》了。……⑦

对句中的“托”、“向”、“问”三字，柳亚子在大郎的《苏曼殊诗集》中之一疑点加的按语作过解释——

《燕子龕随笔》上是“我本将心向明月”，但诗印拓本却作“我本将心问明月”。“向”字与“问”字不同。我本来疑心《随笔》上的“向”字是误印的，后查《民国》杂志和《生活日报》，都是“向”字，则并不是手民之误了。我想，照杨绛云的考据，《封神榜》本作“我本将心托明月”，曼殊大概嫌“托”字不好，要把它改

去；或是偶然忘掉了，要补一个字进去，而一时未能决定。所以“向”和“问”是先后两歧吧。⑧

对于这一联的多年研究，柳亚子曾作了个总结说——

《燕子龕随笔》……原没有说明这两句还是自己做的，还是袭用他人的，说得甚为含混。但给黄晦闻的题识，说是“曼殊和尚近句”，那就未免说结实是曼殊自己的作品了。我和无忌在弄《苏曼殊诗集》的时候，因为《燕子龕随笔》上并无说明何人所作，疑为曼殊亲手自造，所以辑了进去。但在写《苏和尚杂谈》的时候，……晦闻既给我以一个切实的证明，我当然也很信任他。谁知在有意无意中，大家又上了一次曼殊的当呢！其实也许曼殊给晦闻的信上，并没有说明这是他自己所作，而是晦闻因为它和“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凑成一对的关系，自投罗网吧了。倘起曼殊于地下，曼殊也未必肯承认自弄玄虚呢。讲到这两句的真正来源，大致由来已久。大郎说怡红社唱《受吐》时已运用到它，朱剑芒说见于《玉蜻蜓》弹词中，而杨霁云更举出《封神榜》演义中的真凭实据来。可见无名诗人的断句，早已普遍地流传，连演义和弹词中都采用到了。至于曼殊引用这两句的来历，究竟是哪儿来的，则我以为到现在还是一个哑谜吧。⑨

可是，在一些诗文中，由于作者未有弄清这联“断句”的来源，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当作苏曼殊的作品。例如冒玉宗在一九二九年写的《续曼殊句》就有这种现象——

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无端却被春风吹，笑问如今梦觉无？⑩

尤有甚者，是将这个诗句依附在苏曼殊身上肆意发挥的。请看任不名《明月照沟渠》的几段——

苏曼殊有两个妙句：“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不止恨事，而且痛事了。过分热情痴心的人，往往遇到这样的痛事。

……

如曼殊的说法，明月照沟渠，难道我要变

为沟渠吗？为了求达目的而不惜贬损自己，这是值得吗？曼殊的“明月”，也许是比美人，用尽自己的情，得到的是鄙弃，则“天下多美妇人”，只怕自己不成器，又何必为她而糟蹋自己宝贵的情呢？

也难怪曼殊的一心向明月，因为一般的想法，至诚可以格物，明月也会偏照沟渠的，但是一般之外往往有特殊，观念和事实也往往不相侔，因此，曼殊失败了。

……曼殊眼中的“明月”，恐怕是迷离意境中的“明月”，不是一轮皎洁的明月吧。⑪这样无中生有，想入非非，真叫人莫名其妙！除了上述的几联以外，世传苏曼殊还有一些“断句”。

不久前，柳无忌自美国把柳亚子生前编定的《曼殊余集》寄了给我。《曼殊余集》是继《苏曼殊全集》（北新本）之后作为补“余”的一个集子，共分十三册，第一册为正文，第二至十一册为附录，第十二册为友人写给柳亚子的原稿，第十三册为有关苏曼殊的照片。柳无忌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写给我的信说：前十一册的文字，“都由父亲一手抄录，共一千三、四百张，每张二页，每页二百八十八格，几将一百万字，伟大无比。他对于研究那位和尚朋友所费的时间与精力，实在令人钦佩”。可见，这个集子，其内容之丰富，资料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我读着这个集子，从中辑得下列几联“断句”——

多情只有风前柳，飞絮随人渡灞桥。

这一联是从第十二册《插图类》录出的。原来写在邓以蛰所藏的一幅花笺上，笺内还写有自作诗《碧阑干》及一些零碎墨迹，全是苏曼殊的手笔。笺上盖有“瑛、湜”小印，正是苏曼殊的名号。这一联，柳亚子根据郑桐荪的介绍：“是曼作”，⑫而辑入第一册《正文·诗集之余》的“断句”栏下。凭着柳亚子治学的严谨态度和他对苏曼殊的诚挚情谊，可以相信，这是苏曼殊的作品。

在第五册《史料类》中，沈燕谋的《燕语》有这样一联——

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

据沈燕谋介绍：“某日，曼师独吟：‘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余曰：‘和尚奈何亦作感慨语耶？’师曰：‘呀，你说什么？’相与一笑而罢。”这是

苏曼殊称为“方正之士”的亲身见闻，当然是事实了。

在同一册上，黄钧的《书曼殊大师》有一段记载：一九〇四年六月，苏曼殊到长沙湖南实业学堂任教，“授自在画，居半载，不常入讲坛，草《自在画》叙》一篇，长千余言。……明年，……习画时，先以印稿散坐众，别于黑板作图样，巡视行列，依次示以轮廓，无倦容。积画稿四五十幅，装潢成帙。卷首题：‘落花不语空辞树，明月无情却上天’十四字，而略图意。末画梅花一株，题英文诗一首，忘其词”。黄钧为苏曼殊当时的学生，写的又是自身的经历，应不会与事实相悖的。

也是在同一册上，伍仲文的《曼殊杂纪》一文，载有一首以前各本均未涉及过的一种类型诗，这就是一九〇五年秋天，苏曼殊到南京任陆军小学英文教员时，与伍仲文游同泰寺作的“联句”。兹将有关文字抄录于下：

余邀曼殊登鸡鸣寺，远眺钟阜、幕府、卢龙诸山，近瞰北湖，荡涤尘怀，纵谈往事，亦一乐也。曼殊欣然同往。寺门位于山颠，携杖比步而上。少年健步，且谈且行，意至爽适。至豁楼茶叙，俯视北湖，田田碧叶，出水芙蓉，掩映山光，招来游子，扁舟容与，何必西湖。曼殊曰：“动我诗兴矣，仲子盍联句乎？”余曰：“子宜倡之。”曼殊应声得句——

赫赫同泰寺，萋萋玄武湖。（曼殊）
红莲冒污泽，绿盖掩青菰。（仲文）
幕府林葱蒨，钟山路盘纡。（曼殊）
苍翠明陵柏，清新古渡芦。（仲文）
天空任飞鸟，秋水涤今吾。（曼殊）
六代潜踪汉，三山古国吴。（仲文）
悠悠我思远，游子念归途。（曼殊）
掉头看北极，夕照挂浮图。（仲文）

是游兴尽归社（按：江南阅书报社），
已万家灯火矣。

这八对联句，固然可以看作一首五古诗。但因为是为相与联唱的，所以也不妨把每一联都看作“断

句”。如是这样，苏曼殊的“断句”又增加四联了。

此外，苏曼殊的社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一书中，也介绍了苏曼殊的几联“断句”。为使完帙，兹一一抄录如次——

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郑逸梅说：“有人看到他（按：指苏曼殊）所书的巨幅对联，张于普陀普济寺的五言联：‘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气魄很大。”

芙蓉腰滞春风影，茉莉心香细雨天。

郑逸梅说：“萧纫秋藏有《曼殊杂记》手迹，录有二句：‘芙蓉腰滞春风影，茉莉心香细雨天。’饶有风韵，但不知是否曼殊所作。”

踏遍北邙三千里，不知何处葬卿卿。

郑逸梅说：“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后汉城阳王祉葬北邙，其后王侯公卿多葬于此。苏曼殊：‘踏遍北邙三千里，不知何处葬卿卿。’”^⑨

这三联“断句”，到底孰真孰伪，一时无以甄别，祈请同好鉴定。

注：

- ① 《苏曼殊全集》（北新本）附录2第144—146页。
- ② 《苏曼殊全集》（北新本）第2卷第36页。
- ③ 《南社丛谈》第296页。
- ④ 《亦诗亦画话曼殊》，载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第27卷第6期。
- ⑤ 参看该书第28页。
- ⑥ 原件未刊，敝处藏别件。
- ⑦ 载《逸经》第12期。
- ⑧ 见《曼殊余集》第6册《研评类》。
- ⑨ 见《曼殊余集》第6册《研评类》。
- ⑩ 载《曼殊余集》第11册《诗歌类》。
- ⑪ 载香港《工商日报》1966年7月30日。
- ⑫ 参看郑桐荪1928年11月10日复柳亚子信，载《曼殊余集》第9册《通讯类》。
- ⑬ 原句辑自《断鸿零雁记》，有关文字是：“既而，就村间丛冢之内遍寻，直至斜阳垂落，竟不知彼姝（按：指雪梅）之墓。俄而，诸天黯黑，深沉万籁，此际但有法忍与余相对呼吸之声而已。……明日更寻归途。余颓僵如尸，幸赖法忍扶余，迤迤而行。呜呼！踏遍北邙三千里，不知何处葬卿卿！”